

《忠孝图》（一名：《杀狗劝妻》）

主要角色

曹庄：小生

焦氏：花旦

曹母：老旦

情节

相传有曹庄者，事母至孝，弃官归养，惟家贫无以为生，乃樵采度日。一日，曹庄出外未归，时已过午，曹母甚饥，催令曹庄妻做饼充食。庄妻不愿，以灶下七八天以前之干饽饽搪塞之。老年人何能下咽，不食，庄妻遂呼犬至，喂之。曹母复令煮面，又以剩面汤给曹母，曹母又不食。庄妻仍以喂诸犬。曹母乃怒极，拟训责，不意反为媳所打骂。既而曹庄归，见曹母伫立门外掩泣。曹庄询知其故，怒甚，急唤妻出。始仍以好语相规劝，诂妻不服，反以三事耍曹庄，谓非妻母不顾，则夫妻离异。曹庄乃愤极，举刀欲杀妻。幸妻即退避。适所畜犬至，曹庄遂将犬杀死，以示妻。妻乃战栗无人色，始知悔惧，急向姑前乞恕。卒赖姑好言劝儿，方得无事。

根据《戏考》第十册整理

（曹母上。）

曹母	（引子）	我儿上山去打柴，到叫为娘挂心怀。
	（念）	老身今年七十多，好比路旁草一棵。今年过了秋八月，不知来年活不活。
	（白）	老身曹门王氏。所生一子，名叫曹庄，在楚国为官，官拜上大夫之职。只因老身常常有病，故此辞官不做，回家侍奉为娘。今日我儿上山打柴去了，老身肚中饥饿，不免将焦氏儿媳唤出，做饭我用。
		焦氏哪里，焦氏哪里，焦氏哪里？
焦氏	（内白）	哽哼。
	（焦氏上。）	
焦氏	（念）	我本焦氏女，配与曹门妻。正事我不做，只会惹是非。
曹母	（白）	焦氏。
焦氏	（白）	出来呢。干什么？
曹母	（白）	看看天有什么时候了。
焦氏	（白）	妈吓，天过了午呢。
曹母	（白）	为娘肚中饥饿，做块家常饼，为娘所用。
焦氏	（白）	等你儿子回来，三个人一块吃。
曹母	（白）	等不及了。
焦氏	（白）	家常饼好吃？
曹母	（白）	好吃。
焦氏	（白）	爱吃？
曹母	（白）	爱吃。
焦氏	（白）	好吃爱吃，我就是不会做。
曹母	（白）	不做我就要……
焦氏	（白）	你要怎样？
曹母	（白）	我要哭。
焦氏	（白）	你哭？你敢哭！
曹母	（二黄导板）	哭了一声曹郎儿吓吓吓，
焦氏	（白）	老乞婆，你与我哭哭哭！
曹母	（二黄摇板）	你上山去打柴，
		撇下为娘在家，
		肚中饿死了吓吓吓。
焦氏	（白）	老乞婆吓。
	（二黄原板）	老乞婆你不要珠泪嚎陶，

听焦氏把此话细对你言：
也是我前世里少下魔祸，
今世里才修下你这样的婆婆。
焦氏女下厨房忙把饼做，

(焦氏走圆场。)

焦氏 (二黄原板) 做来了一块干饽饽。
(白) 拿去吃。
曹母 (白) 焦氏，可是家常饼？
焦氏 (白) 正是那家常饼。
曹母 (白) 哪里是家常饼，分明是七八天的干饽饽，为娘咬也咬不动，不用，拿去。
焦氏 (白) 少吃一点。
曹母 (白) 不用，拿去。
焦氏 (白) 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你不要吃，你要吃什么东西？拿过来。
哎吓，她不吃，我吃罢。哎呀，我也咬不动。喂了犬罢。
三儿三儿。

(狗形上。)

焦氏 (白) 吃了好看家。
(狗形吃，下。)

曹母 (白) 焦氏，家常饼呢？
焦氏 (白) 你也不吃，我也不吃，喂了犬呢。
曹母 (白) 喂了就喂了，做一碗雪花面，为娘所用。
焦氏 (白) 雪花面好吃？
曹母 (白) 好吃。
焦氏 (白) 爱吃？
曹母 (白) 爱吃。
焦氏 (白) 好吃，爱吃，我就是不会做。
曹母 (白) 不做我就要……
焦氏 (白) 你要怎样？
曹母 (白) 我要哭。
焦氏 (白) 你哭。
曹母 (二黄导板) 哭了一声曹郎儿吓吓吓，

(焦氏打曹母。)

焦氏 (白) 老乞婆，你与我哭！
曹母 (二黄摇板) 你上山打柴去，
撇下为娘暴打一顿，
你妈妈饿死了。
焦氏 (白) 老乞婆。
(二黄原板) 适才间吃了饼又要吃面，
全不念你的儿打柴可怜。
焦氏女下厨房去把面做，
(白) 这个好吃的东西与她吃？我先吃罢。哽唾。
曹母 (白) 焦氏，这是雪花面么？
焦氏 (白) 正是雪花面。
曹母 (白) 面条条一根倒没有，一碗浆糊汤，为娘不用，拿去。
焦氏 (白) 少吃一点罢。
曹母 (白) 一点不用。
焦氏 (白) 拿过来罢。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你不要吃，你要吃什么？你不吃我吃。哎呀，怪脏的，我也不吃。喂了犬罢。
三儿三儿。

(狗形上，焦氏喂狗形。)

焦氏 (白) 吃了好看门。
曹母 (白) 焦氏，这碗面呢？
焦氏 (白) 又喂了犬呢。

曹母 (白) 我把你这贱人，来在我家，泼米撒面。跪在为娘面前，说骂你两句，管管你下次。

焦氏 (白) 妈吓，你饶了我罢，下回不敢呢。

曹母 (白) 不能饶你。

焦氏 (白) 当真不饶？

曹母 (白) 当真不饶。

焦氏 (白) 果然不饶？

曹母 (白) 果然不饶。

焦氏 (白) 不饶，我们这里现承。

(焦氏跪下。)

曹母 (白) 我把你这贱人吓！
(二黄原板) 小贱人把我的肝肠气坏，
听为娘把此话细对你言：
娘要吃家常饼吞吃不下，
你做来雪花面泼在尘埃。
今日里我把你教训一遍，
也免得四邻门取笑于咱。

(白) 也罢！
(二黄原板) 手使家法将你打，
(曹母打焦氏。)

焦氏 (白) 妈吓。饶了我。下回不敢呢。

曹母 (白) 不能饶你。

焦氏 (白) 不饶来罢。哎吓！
(焦氏打曹母。)

焦氏 (白) 东邻家，西舍家，你们都来瞧，她儿子不在家，婆婆打媳妇呢！我的天吓！

曹母 (白) 她打我吓！

焦氏 (白) 我打也打得你呢，骂也骂得你呢！我告诉你，你家儿子回来，不准你告诉。你要是告诉，我就是这一脚，把你养儿子的紫肠也踹出来。
哎吓！只顾与老乞婆吵闹，忘了佛前烧香。正是：
(念) 口念千声佛，早晚一柱香。
(白) 罢罢罢，阿弥陀佛！
(焦氏下。)

曹母 (二黄原板) 小贱人做事大不该，
打的老身实难挨。
将身且到窑门外。
(哭) 曹郎儿吓！
(二黄原板) 我儿到来说一番。

曹庄 (内白) 走吓！
(内二黄导板) 人生在尘世上忠孝为本，
(曹庄上。)

曹庄 (二黄原板) 穷的穷富的富大不相同。
楚王爷宣诏我曾把君奉，
他封我上大夫执理朝中。
都只为我的娘家常有病，
因此上来尽孝不能尽忠。
行几步来至在家门以外，
又只见我的娘大放悲声。
(白) 那是母亲，那是老娘，这吓，哈哈！

曹母 (白) 儿吓，回来了？

曹庄 (白) 参见母亲。

曹母 (白) 你回来得好。

曹庄 (白) 母亲为何在窑外啼哭？

曹母 (白) 搀为娘进去。

曹庄 (白) 搀母亲进去。孩儿有柴担在外。

曹母 (白) 挑进来。

曹庄 (白) 是。母亲，孩儿上山打柴，少在母亲身旁行孝，恕孩儿不孝之罪的了。

曹母 (白) 哪有你的罪？起来，一旁坐下。

曹庄 (白) 告坐。母亲为何在窑外啼哭？

曹母 (白) 儿的脾气不好，不说也罢。

曹庄 (白) 孩儿脾气，早已改过了。

曹母 (白) 哦，我儿脾气改过，说就说了罢。只因我儿打柴未回，为娘肚中饥饿，我叫焦氏做块家常饼，为娘所用。

曹庄 (白) 可做来没有？

曹母 (白) 做是做来了。

曹庄 (白) 做来就是了。

曹母 (白) 做来七八天的一块干饽饽，为娘咬也咬不动。我说声不用，她就喂了犬了。

曹庄 (白) 怎么说？她喂了犬了。好贱人！

曹母 (白) 哽，这做什么？

曹庄 (白) 儿不敢。

曹母 (白) 坐下。

曹庄 (白) 儿告坐。母亲往下讲。

曹母 (白) 喂了就喂了罢。为娘叫她做碗雪花面，为娘所用。

曹庄 (白) 她可曾做来。

曹母 (白) 做倒做来了。

曹庄 (白) 做来也就好了。

曹母 (白) 哪里是雪花面，是一碗浆糊汤，一根面条条也没有。为娘说声不好，她又喂了犬了。

曹庄 (白) 怎么说？她又喂了犬了。好贱人！

曹母 (白) 哽！这做什么？

曹庄 (白) 孩儿不敢。母亲往下讲。

曹母 (白) 为娘说道，我把你这贱人，来在我家，泼米撒面，跪在我的跟前，说骂你几句，管管你的下次。

曹庄 (白) 她可曾跪下？

曹母 (白) 跪下是跪下。

曹庄 (白) 跪下也就好了。

曹母 (白) 为娘未曾打她，她将为娘打起来了。

曹庄 (白) 孩儿不信。

曹母 (白) 儿来看。

曹庄 (白) 待儿看来。

曹母 (白) 哎吓！

(二黄原板)

曹母 (白) 一见老娘带了伤，
倒叫孩儿泪汪汪。
母亲，恕孩儿不孝之罪的了。

曹母 (白) 哪有你的罪？

曹庄 (白) 搀母亲进去。

曹母 (白) 儿吓，将她唤将出来，好言相劝，千万不要呕气。

曹庄 (白) 好贱人！

曹母 (白) 你做什么？你不要性急，她娘家人多。

曹庄 (白) 她娘家人多便怎么样？

曹母 (白) 儿要明白些。

曹庄 (白) 儿明白了。

(曹母下。)

曹庄 (白) 且住。将这贱人，唤到前窑，听俺相劝，还则罢了；若是不听俺相劝，俺举拳便打。说什么举拳便打，俺是提刀就杀！
焦氏走来！焦氏走来！焦氏你与我走来！

(焦氏上。)

焦氏 (白) 我与老乞丐争吵了半天，才要想吃一点，也不知谁，焦氏长焦氏短。待我看看。

曹庄 (白) 焦氏走来！

焦氏 (白) 哎吓，我的妈吓！我道是谁，原来是曹郎他回来。
我说是曹郎曹郎。这，哈哈……

曹庄 (白) 看你这样轻浮。搬张椅儿来，为丈夫有话讲。

焦氏 (白) 有话讲就有话讲，什么又轻了又浮了呢！说罢。

曹庄 (白) 太近了。

焦氏 (白) 怎么着，近了。放远着些。你也不是十七，我也不是十八，谁离不掉谁。

曹庄 (白) 太远了。

焦氏 (白) 近了，又近了。远了，又远了。怎么老放不着你那块吓？

曹庄 (白) 什么？

焦氏 (白) 这个椅子。

曹庄 (白) 放在中间。

焦氏 (白) 放在中间。有什么话说罢。

曹庄 (白) 焦氏，想俺曹庄不在家中，将我母亲……

焦氏 (白) 要喝茶？打茶去。

曹庄 (白) 哪个用茶？

焦氏 (白) 你喝茶。

曹庄 (白) 不用。

焦氏 (白) 就罢。

曹庄 (白) 焦氏，想我曹庄不在家中，你将俺母亲一番……

焦氏 (白) 哦，你要用饭。做饭去。

曹庄 (白) 哪个用饭？我不用饭。

焦氏 (白) 不用就罢。

曹庄 (白) 为丈夫与你说话，只管搅闹，再要打搅，将你踝骨拆散。

焦氏 (白) 再也不敢打搅呢。

曹庄 (白) 吓，焦氏，想俺曹庄上山打柴，你将我母亲班班拷打，是何道理？

焦氏 (白) 你说的是谁？

曹庄 (白) 母亲。

焦氏 (白) 母鸡？

曹庄 (白) 老娘。

焦氏 (白) 老羊。

曹庄 (白) 吓！

焦氏 (哭) 我的曹、曹、曹郎夫吓！
(二黄慢板) 与曹郎对坐在草堂以下，
听为妻把此话细说根芽：
自从你清晨起去把柴打，
在家中撇下了年迈的妈妈。
她要吃家常饼将饼做到，
她要吃雪花面泼在地下。
不是打来就是骂，
只打得浑身上下俱是疙瘩。
曹郎夫写休书把我休了，
如不然我削了发身入庙堂。

曹庄 (白) 哦！
(二黄原板) 听她言气的我心头上火，
听丈夫把此话细说端详：
我的父下世早我母守寡，
小豪杰十八岁娶你到家。
每日里将老娘班班拷打，
她还说我的娘打骂于她。
忍不住心头火举拳便打，
狗贱人只哭得泪流巴巴。

为老娘我只得说些好话，
 (白) 那是焦氏，这吓，哈哈……
 (二黄原板) 叫焦氏近前来细听根芽。
 (白) 焦氏过来。
 焦氏 (白) 什么事？焦氏长焦氏短。
 曹庄 (白) 焦氏，要在我母亲旁相待相待。
 焦氏 (白) 别人家的老娘好相待，你的老娘不能相待。
 曹庄 (白) 相待的好。
 焦氏 (白) 相待不了。
 曹庄 (白) 相待的方好。
 焦氏 (白) 相待不难，你要依我三件大事。
 曹庄 (白) 只要在我母亲身旁行孝，慢说三件，就是十件八件，丈夫都件件依从。我问你这头一件？
 焦氏 (白) 头一件，你我夫妻，手使大棍两条，将母亲赶出门外，你可愿意？
 曹庄 (白) 焦氏，这啊，哈哈。你我夫妻，手使大棍两条，将母亲赶出门外，被旁人晓得，乃不孝之罪。这头一件使不得的。我问你这第二件？
 焦氏 (白) 第二件吓，你写封休书，把我为妻休了。你可舍得？你可愿意？
 曹庄 (白) 焦氏，这啊，哈哈。自古常言道得好，无故不休妻，休妻惹是非。况且你我乃是恩爱夫妻，怎样舍得休你吓？
 焦氏 (白) 我说你舍不得的。
 曹庄 (白) 我问你这第三件？
 焦氏 (白) 第三件，我说出来，你姓曹的做不出来。
 曹庄 (白) 只要你说得出来，俺姓曹的做得出来。
 焦氏 (白) 拿把刀来。
 曹庄 (白) 要刀何用？
 焦氏 (白) 你把为妻我杀呢。
 曹庄 (白) 好贱人哪，好贱人！
 (焦氏下，曹庄追下。焦氏、曹庄同上，过场，同下。狗形上，曹庄上，杀狗形，同下。曹母上，过场，下。曹母、曹庄、焦氏同上。)
 焦氏 (白) 我的狗又死了。
 曹庄 (白) 你要与我死吓！你要与我死吓！
 焦氏 (二黄导板) 曹郎夫拿刀来杀我呢吓吓吓，
 (二黄原板) 唬得我魂灵儿七魄悠悠。
 焦氏女睁来了昏花眼，
 (白) 不、不、不好了！
 (二黄原板) 曹郎夫一旁怒气生。
 我只得上前去老娘来叫，
 (三叫头) 老娘！母亲！我的娘吓吓吓！
 (二黄原板) 尊一声老娘亲听我言：
 我若再把娘打骂。
 曹庄 (白) 讲！
 焦氏 (二黄原板) 情愿对天把誓盟。
 曹庄 (白) 焦氏盟誓上来。
 焦氏 (二黄原板) 焦氏女跪留平，
 过往神灵听我言：
 我若再把娘打骂。
 曹庄 (白) 你要与我盟誓上来吓！
 焦氏 (二黄原板) 准备天打五雷轰。
 曹庄 (二黄原板) 见焦氏盟誓愿，
 倒叫曹庄喜心间。
 走上前来双双跪，
 我妻错了怨孩儿。
 (白) 母亲，怨孩儿不孝之罪的了。

曹母 (白) 哪有你的罪过，儿起来，一旁坐下。
曹庄 (白) 儿告坐。
焦氏 (白) 妈吓，你们都坐着，我一个人跪着，替我说一声，让我们亦起来罢。
曹母 (白) 你爱起来就起来，你爱跪着就跪着。
焦氏 (白) 妈吓，我们怕。
曹母 (白) 怕哪一个？
焦氏 (白) 怕他。
曹母 (白) 你怕他，我不怕他，我怕你。
焦氏 (白) 妈吓，说一声，让我们起来罢。
曹母 (白) 儿吓，看在为娘面上，叫她起来罢。
曹庄 (白) 焦氏，母亲叫你起来，还不与我起来！
焦氏 (白) 晓得了。
(焦氏拿刀。)
曹母 (白) 哎呀！
曹庄 (白) 焦氏做什么？
焦氏 (白) 放刀。
曹母 (白) 放刀？放在为娘颈脖子上来呢！
曹庄 (白) 好贱人！
曹母 (白) 正是：
(念) 可恨焦氏太不良，终朝每日打为娘。
(曹母下。)
焦氏 (念) 从今改过要行孝。
曹庄 (念) 杀狗劝妻是曹庄。
焦氏 (白) 我说你这个人，没有良心。动不动就要拿刀动杖，你要把为妻杀了，到晚来哪个与你铺床叠被。你吃饭没有？
曹庄 (白) 没有吃饭。
焦氏 (白) 拿钱来做饭吃。
曹庄 (白) 没有钱。
焦氏 (白) 怎么着？没有钱，好管老婆的吓。
曹庄 (白) 没有钱连老婆都不能管了。老婆都不能管呢。
焦氏 (白) 让你管，你没有钱，我有钱。
曹庄 (白) 你是哪里来的钱？
焦氏 (白) 我替人家，洗衣浆裳，缝缝补补，挣来的钱。拿去买点米，买点菜，打点油，下余的钱，都打醋罢。
曹庄 (白) 要许多醋何用？
焦氏 (白) 你妈妈与你都好吃醋。
(焦氏下。)
曹庄 (白) 且住，你这个贱人三天不打，就要前窑叫骂，听俺相劝，还则罢了；若是不听俺相劝，我举拳便打。哎，说什么举拳便打，我还是提刀就杀！
(曹庄下。)
(完)